

# 戴高乐, 法兰西的“独裁者”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5月25日—5月31日)

提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很多人首先会想起这位“自由法国”的将军在二战期间坚持与德国纳粹斗争, 最终成功光复法国的伟业。然而, 今人在谈论起这位伟人时, 总会有意无意地忘记, 在某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 戴高乐曾经被不少法国人指责为破坏法国共和体制的独裁者甚至“窃国大盗”。这段阴影下的历史其实殊堪玩味, 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经纬。

事情要从1958年5月31日讲

起, 这一天, 在二战后解甲归田整整12年的戴高乐宣布重新出山。戴高乐此次重新掌权的背景是, 法国于二战后建立的第四共和国, 当时正因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掀起的独立运动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民众普遍对文官内阁失去了信心, 国家几乎到了内战的边缘。而就在这时, 戴高乐以元勋的身份突然发表演说, 声称“如果人民需要我, 我时刻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由于戴高乐是法兰西的“再造元勋”, 他想重出江湖, 当然无人敢挡驾, 于是法国国会于次日(6月1日)以压倒性多数推选他为总理, 还授权给予他为期六个月的特别权力, 其间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

六个月特别授权期过后, 当戴高乐把他修改的宪法往人民面前一摆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套

宪法给予总统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按当时左翼政客的说法, 该宪法如果通过, 戴高乐将成为法国废除王政后权力最大的人。

按照该宪法, 法国总统任期为七年, 他有权任命总理并且与其商定内阁其他成员的名单; 还将在内阁和议会之间起“仲裁”作用, 当政府和议会双方发生严重分歧时, 他有权解散议会, 有权颁布法律, 并且可以越过议会把这些法案提交“全民表决”; 在国家处在“紧急状态”时, 他还有权接管政府。最关键的是, 整部宪法没给议会任何方式监督或制约总统的这些“无限权力”。

戴高乐提出的这套宪法, 成为法国构建其第五共和国的基石。而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的头十年里, 戴高乐一直担任总统职务, 行使自己给自己制定的

这套“无限权力”。而在这期间, 热爱自由的法国人民一刻也没停止对这位前英雄破坏“共和体制”的怀疑。终于在1968年5月30日, 为“纪念”戴高乐重出江湖十周年, 法国左翼掀起了反对戴高乐的全国大罢工, 该罢工导致了戴高乐于1969年黯然下台, 并在第二年死去。据说戴高乐临死前曾对朋友抱怨, 说只有疯子才会怀疑, 一个人会在68岁(指他重新出山的年龄)时会突然对权力产生迷恋。

戴高乐的复出轨迹, 很像一个“独裁未遂”者的行为。然而随着第五共和国的长期稳定, 法国人反而越来越理解戴高乐当年的苦心。戴高乐的“集权”, 其实是为了治好法国自第三共和国起久病不愈的政权混乱。据统计, 从1875年至1940年, 实行内阁制的法国

总共更换过一百零二届政府。而1946年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更是重蹈其覆辙, 在13年中换了25届政府。造成这一系列动荡的原因, 正是法国近代引以为豪的“法式议会内阁制”。放眼世界, 采取类似政体的国家, 几乎都难免政权轮换如走马, 我们的近邻日本, 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戴高乐对总统权力的扩张, 其实正是对这一制度的“矫枉过正”, 将该体制向着总统制的方向用力拉了一把, 这才把法国拉上了正轨。从某种意义上说, 法国人甚至应该感到幸运, 感谢自己的国家有这么一位有着足够威望, 又甘愿为国家赔上自己前半生名誉的伟人。如若不然, 法兰西还不知道要在议会无休止的争吵中彷徨多久。

# 深泉, 比肩哈佛的专科学院

全球一年只招十几人, 不少人为它放弃哈佛、牛津

## 在沙漠深处喂马劈柴

日前, 重庆学生彭书涵被美国深泉学院录取, 成为迈进这所学院的第三位大陆学生。今年2月, 彭书涵去深泉面试, 他先坐飞机到洛杉矶, 再转机到里诺, 然后又坐了4小时大巴, 才到了离学校最近的小镇毕晓普, 此后还得再坐一小时校车翻过一座2000米的高山。经过了30个小时的奔波后, 他在这片沙漠的深处看到一个极其简陋的三根圆木搭成的门, 上面白色的字迹早已斑驳: DEEP SPRING COLLEGE(深泉学院)。

这所建于1917年的学校坐落于美国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死亡谷沙漠深处的一片小绿洲。这样的选址背后, 隐藏着创始人纳恩的一番苦心。纳恩是一名电力大亨, 他信奉一种教育理念, 即身体上的磨练、刻苦学习以及僧侣般的遁世静修能够培养杰出的公民。

学校的设施完备而简朴, 图书馆、教室等一应俱全, “操场”就是辽阔的牧场和沙漠。大家还可以通过卫星天线上网, 但速度并不快。报纸是通过邮局寄来的, 通常都要晚两天。

建校之初, 纳恩就为深泉学院制定了校训: 劳动, 学术与自治。劳动是第一位的, 每周20个小时。深泉学院最初是一个私人农场, 经过近百年的经营, 它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里, 学生们要挤奶、做饭、放牧牛羊、种植蔬菜、搬运木材、挖掘水渠等。

## 必修写作与公开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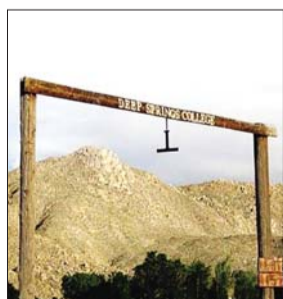
深泉是一所男子学院, 面向全球招生, 录取率通常只有7%——与哈佛接近, 每年全球只有十几名学生能进入深泉。申请者要先递交两轮共计7篇个人论述材料, 题目通常是某个艰深的论题; 被选中后, 还得前往学校接受4天的农场劳动、课堂考验和面试。面试官是9名在校学生组成的委员会, 他们的问题刁钻古怪, 例如: 鲨鱼和北极熊在中性的胶状物质中打架, 谁会赢? 不过, 一旦进入深泉, 学杂费和生活费是全免的。

深泉学院学制为两年, 一学年大概要修完15门课程, 强度远远超过普通大学。但必修课只有两门: 写作与公开演讲。每名学生每年至少要完成8次10分钟以上的公共演讲, 并且由学生评审团与教授们共同评分。各种选修



▲一名学生正在喂马。

在美国, 有一所只有区区28名在校学生的“迷你学院”——深泉学院, 这所学校以录取条件极端严苛而著称, 一年只招十几人。但凭借其独特的办学理念, 深泉学院已屹立近百年, 许多毕业生成为美国社会的翘楚, 哈佛、耶鲁都对它刮目相看。



深泉学院大门

课也是根据学生的兴趣或是实际需要而设定。比如要饲养牲畜, 就搭配选修生物学; 要春种秋收, 就搭配选修植物学。平均下来, 每门课程只有4名学生。

那么考试怎么进行? 美籍华裔学生廖杰曾讲述过他的“考试经历”: “第一学年期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下午, 我和一名同学被通知去修理马厩外的篱笆。篱笆最近才整理过, 怎么又坏了呢? 我们不由地讨论起篱笆坏掉的原因。我认为是人或牲畜破坏的, 而他认为是风才是罪魁祸首。我振振有词地讲出了我的证据: 篱笆倒的方向和今天的风向相矛盾; 今天的风级根本不可能造成这么重大的破坏; 在沙漠, 风吹动沙子后会增加自重减速等等。还没等我说尽兴, 自然科老师比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子, 期末考试这道题你答得不错。’ 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在这里, 每名学生都能得到教授一对一的面授机会。学院还规定: 即使在夜里, 教授房屋走廊的灯也不能关, 这意味着学生可以随时敲门进去请教问题。这种师生交流可以是知识上的, 也可以是生活上的。上世纪80年代, 厦门大学大二学生刘海云被深泉录取, 刚入校时, 因为语言文化各方面的差异, 他有点自卑。老师看出了他的心思, 给他唱了一首歌。歌曲中那句Every-thing is beautiful in its own

way(任何事都有它美好的一面), 令他至今难忘。

## 奉行“学生自治”传统

深泉奉行“学生自治”的传统, 在学校的管理者看来, 深泉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和学生自治关系密切, “学生和教授共同设定目标, 每个人都为此全力以赴!”

许多人拿深泉和哈佛大学相比, 美国最权威的大学评估机构之一“普林斯顿评论”给两者的教学评分都是99分, 更强化了这种比较。其实, 深泉学院是一所只能颁发副学士学位的学院, 相当于国内的专科学院, 而哈佛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从深泉毕业后, 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去名牌大学继续深造, 如哈佛、牛津、耶鲁、斯坦福等。

深泉的很多学生拿过罗德奖学金和杜鲁门奖学金——前者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 后者旨在鼓励大学生投身公共服务领域; 还有学生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该奖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刘海云是深泉学院第一个来自大陆的学生。毕业后, 他在美国继续读大学, 几年前创建了一家太阳能公司; 2006年,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李栋被深泉录取, 现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11年, 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万欣考取了深泉学院, 但他最

终没入学。这里也有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生, 2010年, 一位台湾学生放弃耶鲁前往深泉学院; 2011年, 来自香港的高中毕业生卢卡斯放弃牛津大学就读深泉学院。

卢卡斯曾这样比较牛津和深泉: 牛津除了学术一概不管, 相比之下, 深泉是一个大社区, 学术之外, 每个人都要做出贡献。而他也承认, 社区也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他喜欢的音乐、歌剧, 在这里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他还想学法语, 但也只能自学。

正像卢卡斯说的, 深泉的教育模式不是完美的, 甚至是在争议的。深泉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一些学生毕业后无法适应新环境, 甚至不习惯交新朋友, 没法和女生一起出门。

前院长内维尔的话, 也许是对深泉最好的注释: 深泉既不是一所学院, 也不是一种教育模式, 它是一个理念。换言之, 一所学校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但它绝不是你人生的标签——每个人的成长都应该像生命一样长久, 而不是被定格在一个特定时期。

环球人物 杂志  
GLOBAL PEOPLE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